聞一多門下兩「家」

聞一多長期在大學任教，學生無數，不過他最器重的弟子是兩個「家」：陳夢家和臧克家。陳夢家是聞一多在第四中山大學（中央大學前身）任教時的高足，臧克家則是他在青島大學教書時賞識的門徒。這兩個學生讓聞一多非常得意，兩人的照片就放在他的書桌上，客人來了他就說「我左有夢家，右有克家」。

陳夢家本來是學法律的，但喜愛新詩，入學後知道外文系主任聞一多是當時聲譽日隆的詩人，就去聞一多單牌樓的寓所拜訪。在聞一多的影響下，陳夢家的詩寫成了這樣：那一晚天上有雲彩沒有星／你攙了我的手牽動我的心／天曉得我不敢說我愛你／為了我是那樣年青……，新格律的「三美」痕跡，清晰可見。

聞一多曾自豪地說「夢家是我的發現」——臧克家又何嘗不是？臧克家考青島大學數學零分，國文卻因聞一多青睞得九十八分，最終「數學吃『鴨蛋』還被錄取」。入學後臧克家原本讀外文系，想轉中文系卻「有點膽怯」，因為「不少和我抱同樣目的前去的同學」，全被中文系主任聞一多拒絕了，可是當他自報姓名表示想轉中文系時，聞一多卻「用高興的聲調把三個字」送入臧克家的耳中：「你來吧！」——從此，臧克家成為聞一多「門下的一名詩的學徒」。

學徒自然受師傅的影響。臧克家的詩也講究新格律，但比起陳夢家的「小我」，更貼近社會現實。臧克家最有名的一首詩《有的人——紀念魯迅有感》：有的人活着／他已經死了／有的人死了／他還活着……如果我們知道聞一多曾經說過這樣的話「有些人死去，儘管鬧得十分排場，過了沒有幾天，就悄悄地隨着時間一道消逝了，很快被人遺忘了。有的人死去，儘管生前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，但時間越過的久，形象卻越加光輝，他的名聲卻越來越偉大……魯迅是經受得住時間考驗的一位光輝偉大的人物」，臧克家這首詩的「來歷」和「師承」，就很清楚了。

聞一多大概不會想到，門下兩「家」，後來命運截然不同。

過眼錄 劉 俊
逢周二見報

從「996」到FIRE

筆者上世紀九〇年代大學畢業，當時同輩都抱有「四仔主義」的價值觀，所謂「四仔」即屋仔（置業）、老婆仔／老公仔（結婚）、車仔（買車）、狗仔（養狗），大家都希望在職場打拚一二十年，就可以過上中產或以上生活。

前幾年，職場流行「996」的文化，指的是「早上九點上班，晚上九點下班，每周工作六天」。在香港這個高度競爭的商業社會，即時通訊工具便利，一些人已淪為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工作，隨即收來電、覆電郵，比「996」更甚了。

身邊很多大學同窗，做了專業人士，爬至中高層，收入豐厚，物質享受遠遠超過當年嚮往的「四仔」。不過，由於工作緊張，未到五十歲已身心俱疲，也由於工作佔用太多時間、精力，無暇兼顧家庭，夫妻關係、子女關係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。

疫情期間，大部分人都在家工作，不要以為與家人相對的時間多了，就可以拉近距離，反之是摩擦機會增多了。有朋友向筆者訴苦，所謂在家工作，只是將辦公地點換了一個地方而已，工作量並沒有減少，但家人沒有理解這點。即使肉體在家，腦中想的全是工作，因此家人相處的這段時光並不愜意。

最近，朋友圈談得最多的是賺夠錢、提早退休。歐美發達國家發明「FIRE」的新名詞，即（Financial Independence, Retire Early，財政獨立、提早退休）。通俗地說，即是趁年輕儲一筆錢，然後做精明投資，提早退休就可以無憂。

這股籌謀早退休的風氣，已由歐美吹至香港。但如果細心一想，其實充滿矛盾，因為鼓吹的是趁早賺一筆快錢，然後努力去投資理財，以便早退休。想早退，理由是厭惡現時工作的辛勞，或者根本就不喜歡手上的工作，卻為了賺更多的錢，而加倍地去做自己不喜歡的事。

筆者身邊很多較年長的朋友，退休前拚盡全力賺錢，怎知道真的退休了，卻滿身病痛，或與家人關係疏離。筆者不想「996」，也不想FIRE，最想工作與生活取得平衡。

童眼觀世 梁 戴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烏合和蠅聚

清代梁章鉅《歸田瑣記》卷七《上衙門》寫道，各地州縣衙，官員向長官匯報的情形，各省大致相同。桂林地方，有人分段編了個戲，讓人笑得噴飯。

一曰烏合，二曰蠅聚，三曰鵲噪，四曰鵠立（站司道班），五曰鶴驚，六曰鳧趨，七曰魚貫，八曰鷺伏，九曰蛙坐，十曰猿獻（謝茶），十一曰鴨聽，十二曰狐疑，十三曰蟹行，十四曰鴉飛，十五曰虎威（各喊輿夫），十六曰狼餐，十七曰牛眠，十八曰蟻夢。

這都是我親眼見過的，自己身在現場，不覺得可笑，退休回家後，回憶起各個場景，真可以將其寫入《啟顏錄》啊。

這十八個詞，全是由動物名稱組成的偏義複指詞，重心是各種動作，卻用動物來形容，給人極強喜劇感。

仔細分析，又各有側重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十三、十五組，基本上是常態，其他的，則是各個特殊場景顯現。蛙坐，像青蛙一樣坐着，聽上司訓示。青蛙怎麼坐？後腳坐立，前傾伸頭，前腿似乎抬起，前腳短啊，這麼短的腿抬起，有點殘疾的味道，實在有些不雅觀，但能保持一種觀察的姿勢，瞪大雙眼，眼望上司，上司對着一群傾聽的青蛙，感覺一定超好，本來講半小時，不知不覺就一個小時了。

牛眠，蟻夢，像牛一樣睜着眼閉着眼，像蟻一樣做夢。牛發生眠的狀況，要麼是夜裏，要麼是吃草或者曬太陽很幸福的時刻。一邊嚼着草，一邊打着瞌睡，上司已經講了兩個小時，好像意猶未盡，台下開始作鴨聽狀，聽着聽着就牛眠了，如果再講下去，那就蟻夢了，螻蟻雖微，也是有夢想的，蟻們的夢很簡單，就是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累了睡，別折騰。

上司講着講着，見台下聽眾，起先蛙坐，鴨聽，忽然鷺伏，繼而牛眠，再是蟻夢，突然生氣了，大聲虎威，眾官員立即鶴驚，鵠立，但心裏竊喜，訓話總算要完結了。

筆記新說 陸布衣
1164334351@qq.com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正在消失的城中村

樓與樓握手相依，巷與巷百折千回，即使在艷陽高照的白天，頭頂上能看到的天空，依然只有一線。與周邊鱗次櫛比的高樓相比，「城中村」好似不想長大的小孩，堅守原地，維持原貌。有人說它們是城市的「傷疤」，也有人留戀當中不一樣的風景。

城鎮化的進程，本質上就是「城進村退」的演變。調查顯示，中國正以每天消失八十到一百個自然村的速度，將一代人的鄉村記憶連根拔起。作為最早推進城鎮化的特大城市之一，廣州曾經擁有三百多條城中村，居住人口數百萬。

這裏是城市中神奇而獨特的一隅，往昔阡陌縱橫的稻浪菜田裏，早已長出喧囂與生機——孩子們在陰暗的小巷裏捉迷藏；大人們在熱鬧的街邊搓麻將；老鼠和蟑螂肆無忌憚地穿街而過，夜市攤檔的吆喝聲此起彼伏，散發出難以抗拒的麻辣鮮香……嘈雜、髒亂、雞犬相聞，宛如市井生活的一幅浮世繪，與周遭現代精緻的鋼筋水泥建築形成魔幻現實主義的對比。

但它自有它的魅力。這裏或許缺少陽光，卻從不缺少夢想。外來客們往往憑藉執劍闖天涯的一腔熱情，將城中村作為入城後首個落腳點。相對低廉的租金和生活成本，讓他們得以在城區擁有一方棲身之地。每一扇窗戶下，每一個角落裏，都藏有年輕而不羈的靈魂，他們在這裏蟄伏蓄力，靜待時機，有時歡笑，有時痛哭，有時志得意滿，有時鬱鬱寡歡。唯一的共同願望，就是某一天可以有尊嚴地離開，成為真正城裏人。

然而，還沒等夢想照進現實，留給他們的立足之地卻已日漸消失。隨着一輪又一輪拆遷改造的進行，城中村的鄉村氣息被逐漸抽離，取而代之的是高樓林立、秩序井然，與周圍環境越來越沒有違和感。而當中千年的宗祠，巍然的廟堂，有着深厚歷史文化積澱的標識，也慢慢地消失殆盡。

終有一天，城中村的「握手樓」和「一線天」，只能存在於口口相傳的笑談裏。但那段收留了年輕奮鬥者狼狽與迷茫的歲月，仍將永久鑲嵌在「廣漂們」的記憶中，留待午夜夢回，長思量細品味。

十八彎 關 爾
逢周二見報

慈雲山風雲

倘若廿多年前，今天這文章標題應該會被誤以為是「港產片」。事實上，慈雲山是九龍其中一個獨特社區，它的地理位置算是市區但又不是很方便，主要連接道路既可通往黃大仙區，亦可從另一端去到牛池灣。主要樓房區都與港鐵站有一段距離，市民需要轉乘車輛才可較便捷地回家。就是如此，從前的慈雲山成為基層市民獨處一隅的「半山區」住所。

慈雲山的樓房大多是政府興建的公共屋邨。樓宇密集而單位面積細小，故此大部分孩子都會跑到戶外玩耍。當時慈雲山的一個地標就是硬地足球場，因為沒有完善的管理制度，球場就好像廿四小時全天開放，成為居民運動和休憩的聚腳點。不過，孩子們倘若要踢球，一般只有兩種方法：乖乖地等待正在踢球的人完事離開；以拳頭和武力爭奪場地。為此，傳聞當年有一批年輕人組成「慈雲山十三太保」的團夥，橫行霸道，惡名昭彰，後來也成為電影題材……

我太太的娘家就在慈雲山，她的童年直到中學時期都在該區度過。她說慈雲山亦有親切和善的一面，尤其毓華里一帶小店林立，各間食肆都有特色。當時她放學後便與同學在附近流連，社區上散發着一股青春怡人的氣息。

時光輾轉，現在慈雲山的公共房屋已經翻新重建，大型商場成為新地標。社區上的舊樓設置了不少老人中心，本來是長者的安老好地方。新冠肺炎卻好像看準這裏，在個別老人院傳染爆發，無情的病毒在慈雲山四處擴散，社區一下子變成了「愁雲山」。執筆之時，特區政府已經盡力為該區的居民進行病毒檢測，商場的食肆要不是暫時休業，便是只作外賣，藉此減少人們接觸而交叉感染。期望慈雲山能夠盡快走出陰霾，再度成為市民的安樂居所。

文藝中年 輕 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冰島酸奶

能像冰島這樣，將酸奶當成國寶的地方，整個地球恐怕也找不出幾個。也許在當地人心中，這只是家家戶戶必備的零食，但局外人看來，在如此擁擠的酸奶市場裏依舊可以撐起一片天，不是有其過人之處，就是天賦異稟、被神之手眷顧。

當然，所有幸運都是兩者兼顧。嚴格說來，冰島酸奶（Skyr）並不完全等同於我們常說的優格（Yogurt），實際上是牛奶加菌種製成的發酵乳，同希臘酸奶的原理相似，過濾出乳清之後留下更稠密的部分，奶味和口感都比希臘酸奶更濃郁。所以一杯冰島酸奶，意味着要用掉比普通酸奶多三、四倍的鮮奶，自然蛋白質含量更高，有低糖、低脂肪的優勢背書，才如此受到熱捧，尤其在西方國家，簡直是愛美人士的專寵。

但要論及出場頻率，恐怕只有土耳其酸奶能與之抗衡，一天之中不管什麼時間，想到了就都能來一勺。好在冰島酸奶因為質地頗厚，吃起來又像酸奶又像布丁，做法就更加五花八門，不用死死磕住「飲品」這個類別，天天與吸管為伴。口味從草莓到椰子、花生，也不用擔心會審美疲勞。它可以像日式芭菲一般，同水果、小蛋糕、果仁等層層疊疊在杯子裏，優雅地出場；也能混合着麥片、牛奶，在工作間歇補充能量；最方便的是直接塗在烘好的多士上當早點，替代果醬，好吃又健康。

如果食物有靈魂，那「最佳良心獎」一定要頒給冰島酸奶，半凝固狀態的它飽腹感非常強，吃起來會有甜品的錯覺，不會放縱到沒完沒了。但事實上熱量卻非常低，完全沒有給身體帶來負擔。當別的零食還在絞盡腦汁，用各種辦法欺騙你的嘴和胃時，它卻不聲不響，默默地當起了守護者的角色，這，就是雲泥之別吧。

食色 判 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口罩不到位，病毒趁機來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閃婚閃離

相識數月甚至僅數日後，便憑一時感覺閃電般走進婚姻，這種現象被稱之為閃婚。外國有機構發現，閃婚的離婚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五，也就是說，激情隨了解加深極速消失後，夫妻關係便難以為繼。

城中某富二代英俊瀟灑，拍拖多次後又戀上一位女子，從求婚成功到註冊結婚，再到生下兩個孩子，全過程兩年多時間，當他近日被媒體揭出另結新歡時，他即時聲明，因與前妻性格不合早已於年初就辦好離婚手續了。

曾聽聞有人在婚禮前夜痛苦地對父母說：「想娶的娶不到，她不是我最愛之人。」此人品行端正，因客觀原因令他娶不到最愛的人，而要娶的這位卻是非常愛他，一切採取主動，當婚禮走入程式，他想退縮也難啊。這種雖不能算是情感上的閃婚，但從婚禮安排角度來看也是一種閃婚。另有些人是因為女方意外懷孕，或經濟或親情等原因，同樣以匆匆步伐去閃婚，最終就像摘了個未熟的果子，難以下嚥，將其拋之。閃婚閃離原因各異，好與壞也難以簡單話語去評判，尤其是人們皆處社會這個「江湖」之中，有時會身不由己。

紅塵記事 慕 秋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逢周一、二見報

零售美妝店逆境求存

據最近調查報告指出，因為戴上口罩的關係，女士對化妝用品的需求下降，將會因此而減少購買。

零售遇上寒冬，美妝產品都要挖空心思應對因疫情帶來的衝擊。各國化妝品牌產品，一向在本地都有自己的專櫃，多設在一些百貨公司內，亦有個別品牌的專門店設在商場內，並有美容顧問，可為顧客解決一些關於美容上的問題。專門店內產品選擇多，有最新最流行的各類美妝品可供選購，由適合保養肌膚的護膚品到各式彩妝品，現時具規模的美妝品牌都一定有專門店設在大型商場內，互相競爭。

而一些集合各種美妝牌子產品的店舖，就是今天的零售化妝品店，每一間都各自有分店在港九各處，論最龐大的市場佔有率當然是莎莎。這些零售化妝品店，是時下除了在專門店內購物外最理想的美妝品選購點，除了產品可能因缺貨會選擇較少外，售價較專門店低，還有各式其他美妝用品配合，都是受到消費者歡迎的原因。

但由去年的「修例風波」，加上發生疫情，令到訪港旅客大幅減少，成為本地美妝零售店銷售疲弱的最大因素；雖然各間美妝店早已增設網店加強銷售，但現時來自各地不同品牌的美妝品供應可能成為問題。

零售店除了主要售賣美妝品外，也有兼售保健產品及健康食品，配合抗疫，卓悅在網店也有健康和抗疫用品優惠售價，莎莎現時售賣的各種防疫用品也很齊備；包括各式成人及小童口罩、消毒水及搓手液等。

當前的改變，往後的道路，營商環境轉變，零售美妝店都面對如何擺脫困境的問題。

衣尚 蕙 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